



加爾喬

斯·達斯卡洛夫著

上海出版公司



本書提要

本書敘述保加利亞解放前，貧困的農村中的一個少年僱農加爾喬，在祖國人民最艱苦的歲月中，由於得到黨的正確領導，鍛鍊成爲革命青年的組織者和領導者。書裏寫熱情而活潑的少年加爾喬受了地主惡霸的欺壓，竭力反抗，後來逃到工匠卡明的家裏做學徒。卡明是一九二三年人民起義的參加者，關心政治，他關切地幫助了這個精神失常的少年在生活裏選擇了一條正確的道路。後來加爾喬讀夜校，得到教師、黨的忠誠的工作者海杜道夫的熱情而正確的指導，形成他堅強不屈的對反動勢力鬥爭的個性，他乃像千百萬其他保加利亞的優秀兒子一樣，在爲祖國光明的將來的鬥爭中看見了自己的幸福。

前言

當保加利亞從法西斯壓迫之下解放出來以後，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的最初幾年中間，前進的保加利亞作家對於過去不久的事件獻出了他們的新作品。他們向讀者敘述了有關他們人民在解放前艱苦的生活，關於反對無人道的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的鬥爭，反對希特勒劊子手和出賣保加利亞的統治者——保皇法西斯的鬥爭。

本書作者斯托揚·達斯卡洛夫生於一九〇九年，在農村裏長大；後來就在農村學校裏作教員。這就使作者有可能在他的作品裏真實而光輝地反映了保加利亞農民的生活，寫出了農民的階級覺悟逐漸提高的過程，和在保加利亞共產黨領導之下爭取自由、爭取美好生活的鬥爭。

這裏就是長篇小說「道路」的第一部。作者敘述了一個窮孩子——僱農加爾喬的歷史，在保加利亞最艱苦的年代裏成長為一個革命青年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長篇小說中所描寫的事件是在一九三五——一九三八年間發生的。

自從軍事法西斯政變以後（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九日），取得政權的政府消滅了

最後剩餘的資產階級民主。保加利亞共產黨被宣佈爲非法的，它的刊物也被禁止了。竭力摧殘着人民日益增長的反抗——對於國內所有進步的，尤其是對蘇友好的人士使用了最殘酷的恐怖手段。政府派遣武裝警察和軍隊迫害罷工的和前進的青年，反對壓迫和剝削的學生。然而恐怖愈殘酷，保加利亞勞動羣衆的隊伍就愈加緊密地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

這是工人運動高漲的年代。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保加利亞共產黨在爲他們人民所敬愛的領袖喬治·季米特洛夫領導之下整肅了自己隊伍中的投機分子，托洛斯基分子和其他保加利亞的敵人清除了出去。黨提出了自己的任務：團結了城市和鄉村的勞動人民，成爲一條統一的人民陣綫。向保利斯王的法西斯專政堅決進攻，反對戰爭，爭取與蘇聯建立友好關係。在合作社、閱覽室、各種職工會和文教團體裏共產黨員們展開了廣泛的解釋工作。在一九三七年組織成的反法西斯人民戰綫，爲了恢復人民的民主權利——第爾諾沃憲法●，爲了爭取國民會議按照舊選舉法選

● 第爾諾沃憲法——資產階級的保加利亞憲法，一八七九年在第爾諾沃城通過的。當時是進步的，民主的憲法。

舉，又爲了廢止一切違反憲法的法律而進行鬥爭；它並且要求解散所有黑幫分子的法西斯組織。

長篇小說中的情節就在這樣的歷史情況之下展開。

我們認識了長篇小說主角，熱情的活潑的少年加爾喬是在他受了前主人不公正的欺凌以後，爲了找工作流浪到斯拉達列村，到了卡明叔叔家裏的時候。卡明師傅收下了他做學徒，像慈父似地關切他，幫助這位還有點精神失常的少年在生活裏選擇了一條正確的道路。關心這個小僱農命運的共產黨員教師海杜道夫所領導的夜校更幫助了加爾喬。他又和村鎮上的進步青年交往，這對於他也有很大的益處。這樣加爾喬的個性漸漸地形成了。

加爾喬爲了海杜道夫的事被傳進警察派出所後，生活上也起了大的轉變。他跑進城去，爲了要找一處躲避警察魔掌的地方。年青人進了工廠以後，又深深嘗到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痛苦，就此積極地參加了光榮的保加利亞工人運動。

在這本書裏我們跟加爾喬在他到斯拉達列的路上分手——他到那兒去的時候已經是個成年人了，勇敢的人民戰士——鼓動者和宣傳者。他把真理帶給了農民。

我們堅決相信，他永遠不會從他選擇好的道路上轉變的，無論他所遭遇的是怎樣困難得不堪設想。

他，像千百萬其他保加利亞人民的優秀兒子一樣，在爲自己祖國光明前途的鬥爭中看見了自己的幸福。

達斯卡洛夫描畫了反法西斯忘我的戰士的完整形象，指出了共產黨員在工農中間的工作。

鐵匠卡明，一九二三年反法西斯人民起義的參加者，在三十年代依舊保持着忠實於共產黨的思想。

教師海杜道夫，斯拉達列村農民羣衆的組織者——是保加利亞共產黨員中許多孜孜不倦的工作者之一。從達斯卡洛夫對海杜道夫在斯拉達列的工作的描寫裏指出了共產黨員在人民中間的威信有多麼大，他們是被人民衷心地愛戴着的。海杜道夫——是受黨委任的一些人中間的一個，他的任務是在這些艱苦歲月裏組織共產主義青年團體，把村裏的合作社和人民閱覽室轉變爲人民教育的策源地。合作社當時是合法的，共產黨員們就利用它來在廣大人民中間對羣衆作鼓動和政治教育的工作。

合作運動在保加利亞是在一九四四年以前就有的，到了那一年九月九日，直等到保加利亞人民因為蘇聯軍隊把德國佔領者，同時也把國內的法西斯趕出了國境，建立起民主制度之後，才能度着積極的政治生活。合作社在農民羣衆中尤其普遍，它在資本主義條件之下，用互助的方式盡力避免被剝削和高利貸的手爪所攫取，同時又保持了本身經濟的獨立。按照性質有各種各樣的合作社：信用貸款、釀造葡萄酒、煙草、牲畜業等等。但是在大多數場合，勞動羣衆的能力是有限的，經濟上時常要依靠大銀行或者商業的資金，因此這些合作社的社員們就受到了殘酷的剝削。只有那些有共產黨員領導的合作社才能進行大的、有利的工作如耕地改良、提高收穫量等等。附設在這種合作社裏的真正屬於人民的閱覽室在展開着工作，進行共產主義思想的廣大宣傳。

保加利亞法西斯統治者很擔心，合作社和閱覽室會變成保加利亞共產黨愈來愈增大的對人民的影響中心，因此竭其全力來限制閱覽室和合作社的活動。在書裏達斯卡洛夫就敘述了這種情形。

作者在他的作品中闡明，在爲德國法西斯所發動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夕，保

加利亞勞動者反對君主法西斯集團的鬥爭歷史，也敘述了關於堅苦卓絕的英雄的保加利亞共產黨爲羣衆，爲政治教育，又爲保加利亞走向人民民主制度準備下勝利的條件所作的艱辛鬥爭。

本書是節譯了長篇小說「道路」的第一部。

——伊·什浦杜諾夫——

工匠卡明全家剛剛坐下來吃晚飯，院子裏的狗就突然大聲叫起來了。

「誰？」瑪利查嬌嬌推開門向黑暗裏張望着問。

院子裏一個陌生的年青人正拿着棍棒趕着那條狂怒的狗。

「噓！走開，立司可！」瑪利查嬌嬌從門裏喊着。

少年躲過那逼近來的狗以後，一跳跳上台階，走進了給爐火照耀得通明的廚房裏。那狗老是不聲不響地跟着他，就像平常發現任何陌生人走進屋裏一樣，瑪利查嬌嬌「砰」的一聲就把門關上了。

年青人對主人們鞠了個躬，並沒把棍棒放下來，就走到發紅的火爐旁邊。他大約有十五歲年紀。看樣子，他是很疲乏的：黝黑的臉變得蒼白，前額和兩頰滿是塵垢，汗一條一條的淌着。一定，他是從遠道來的。大夥兒都瞧着這位走進來的人，但是他却一些都不惶恐，坐到爐邊的櫃子上，繫着自己已經鬆開了的鞋帶，帶，帶着

● 一種類似生皮縫紐的鞋子，是保加利亞農民通常穿用的。

身子向着火，好像是從寒冷地帶來的，急於取暖的神氣。

「我是從很遠以外的鄉村裏來的。我來找工作，」年青人沉默了一分鐘以後，說。
「那麼，你坐到桌子旁邊來吧，」卡明一面吃着飯一面邀他過來。「坐下，坐下！我們一面吃晚飯一面談。我們要知道，你到底是誰，還有你……」

卡明師傅的一家人都沒想到，到了黃昏會有陌生客人從遙遠的地方到來。可是這裏的人們都是嚴格遵守農村裏接待賓客的優良風習的，無論來的是誰都要殷勤招待。所以那衣衫襤褸的頑童剛跨進門，卡明師傅的女兒就悄悄地端把椅子放到桌子旁邊，並且多添上一把湯匙。

「就坐下來吧！推託鹽和麵包是罪過的啊，」結實的、臉色紅潤的女主人也在邀請着。

「你們請多吃點吧，我是已經吃過了，」年青人偷偷向從湯盆裏冒着熱氣的桌面上溜了一眼，回答說，並且把襪子擲得更遠了些，擲到火爐旁邊。

當客人還沒坐到餐桌位子上時候，無論是女主人，或是她的女兒都不肯坐下

●意即「不接受款待是對不起主人的」。譯者。

來。即使他並不怎樣飢餓，然而受了這許多溫存言語和和藹顏色的促使，也不得不參加了他們簡單的晚餐。他每吃了一口就望望主人。你瞧，他們是哪種人呢！竟讓這僱農跟他們一起，在一個湯盆裏喝湯！少年的眼睛從濃密的、久已不梳的頭髮下面閃動着。他處身於這些平凡、和藹可親的人們中間，覺得自己很輕鬆並且能夠舒舒服服地把飯吃完。可是禮貌不允許他匆遽慌忙。雖然他餓得這樣，甚至準備讓熱豆子燙自己的嘴巴。但一看到主人們的從容，每吃一口以後就穩重地把湯匙放到桌子上，他就規規矩矩地吃起來，不再匆忙急促了。

「我是從格羅德山谷裏來的。可能您也聽說過？」滿足了飢餓，客人開始說了。

「我聽說過的，怎麼沒有聽見過呢！那就是在叢山裏的地方，」卡明不慌不忙地說，由於湯盆裏豆子冒上來的水蒸氣使他的臉完全變紅了。「木材和一切木製品都從那兒給我們運來。是的……你瞧，在戰爭的時候，我差不多走遍了全世界，卻沒到過你們那個地方。」

「連上帝也不能上那兒去。假如真是好的話，我也不至於從那裏跑出來了……我

● 「格羅德」，意即飢餓。

在找尋，可有什麼地方要僱人工作。有一個飯店的老闆告訴我，好像您需要人……」

「那一定是克耳列什了——我曾經向他訴過苦，我沒有幫手。」

「就是了！他正像一個臭蟲，這麼個大肚子的傢伙……」

卡明的女兒望了望年青人微笑着，「啊，多麼黑啊！」她的話說得就像一柄斧頭劈了下來。瑪利查嬉嬉也很注意地看了他一眼。只有卡明眼睛一次也沒抬；他聚精會神地吃着，使勁地鼓動着顎骨。他自己有一條嚴格的規律——吃東西的時候要少說話。這個年青人，顯然，明白了這一點以後也就不再去打攪他。剛吃完晚飯，就把椅子移到火爐旁邊，卡明抽起烟來並且用帶着嘶啞的、破裂的聲音向客人提議：

「現在你表白一下，你到底是誰，還有你是幹什麼的。」

「我叫托司科，是萬喬·加爾凡斯基的兒子。我的名字，所以也叫做托梭，

可是人家都叫我作加爾喬。我還在學校裏唸書的時候，已經開始作了僱農。自從

● 克耳列什是人名，跟「臭蟲」一字同音。

● 托梭即托司科的暱稱。

● 加爾喬，保加利亞語即「小烏鴉」。

母親一死，就自謀生活了……」

談話被卡明的女兒打斷——她把一個挖空了的葫蘆作的瓢和一條毛巾拿給父親。當卡明洗乾淨因工作而弄髒的手的時候，姑娘也給加爾喬打水，但是他却冷笑一聲躲開了。

「怎麼，你是要來譏諷我嗎？我多麼要別人給我打水洗手過？」這就是冷笑的含意。無論如何，姑娘也是這樣來瞭解這種冷笑的。她走開了，悄悄把水瓢和盆安放到原處，她帶着惶惑不安、茫然若失的樣子。

母親跨出了門，去抖枱布——這時候，可以聽到院子裏狗的嗥叫和磨牙作響的聲音；後來她又掃起地來了。姑娘想要從她手裏把苔帚抓過來，自己打掃房間，但是她怪不好意思的——驟然這樣做似乎在客人面前不成個體統——從外表上看她已是個成年的少女，可是從她那種慌張和毛躁的舉止看來還有很多的孩子氣。她沒有什麼可做的，就走到餐具架旁，雖然碟子是乾乾淨淨的而且擺得很有次序，她又開始重擦一遍，把每只碟子翻來覆去，爲的是好教客人看見，碟子的花紋描繪得多美麗和清潔得發亮。

卡明仍在沉思着吸烟，他額角上曬黑了的皺紋現得格外明顯了。

「以前你做過什麼工作？」他敏銳地望着客人問。

「我牧羊，看馬。一切田裏的活兒，我全會。」

「那末你在什麼地方工作過，在誰那兒呢？」卡明繼續發問。

少年似乎覺得，這是在對他查問；主人的目光彷彿在說：「你這位兄弟，不用支吾，乾乾脆脆地說吧，你是從哪裏逃出來的和爲了什麼……這樣的人我們見得多啦！……」加爾喬低下了頭並不馬上回答。主人嚴肅的問話使他不安：怎麼搞的，關於他的逃跑，難道是直接打電話通知了各處的嗎！

他垂着頭用赤腳的腳趾扒着地板；後來露着苦笑說：

「唉，說起來話長，可是也沒什麼可聽的！……」最後他歎了口氣，抬起頭來很信任地望着卡明。「我在克立瓦·巴拉的一個吸血鬼那裏工作。我整年替他幹活，可是到了算帳的時候——他不給錢。唔，是我搞了他一下子就跑掉啦。」

「的確，的確……那樣的人不是沒有的，多着呢！」卡明一面同意地點着頭，

● 克立瓦·巴拉是在洛陽附近的一個大鄉鎮。

一面他敏銳的眼光不離開加爾喬：「那末你學過什麼手藝嗎？例如，鐵匠？」

「在那兒怎麼會有呢！可是現在非學不可！不然就得餓死了。」加爾喬搖搖頭，補充說：「在我們山裏頭，手藝是使不開的。整個村子裏不過只有一個匠人

——吉卜賽人米喬：他磨斧頭帶釘馬蹄鐵。」

爐子裏的火舌蜿蜒地舔着爐口和爐膛，落下去後又微微地冒起來；最後火像虛弱無力的低了下去，伏在微燃的煤炭上，就熄滅了。

卡明吸完了紙烟，把烟蒂扔到灰爐裏。

「喏，怎麼樣，讓我們來談談正事吧，」他說。「曾經有個本地少年曼喬在我這裏工作過，我很快就看出來，他不會有什麼出息的——他沒有一點工作的心思，有時候做做，有時候就在家裏休息。像這種樣子是學不成手藝的。我只要碰到從別的村鎮上來的小伙子，又是有志向學手藝的，我總要傳授他一套謀生的本領，好讓他當個工匠。他就一輩子也忘不了我的好處啦。」

「是的，卡明叔叔，我是全全意……實在，我並不適合做這種工作，不過只要我肯幹——您是看得出來的。我從前無論做什麼，都能成功。」

「是的，據說你們山裏人：無論做什麼都行。那末讓我們瞧着吧，」卡明叔叔，直到現在才笑了一笑，說。後來就站起身來，大張開整個嘴巴打呵欠，最後就說：

「現在該睡覺啦。」

的確，時間已經很晚了。村鎮上都靜了下來。連狗也不叫了。只有蟋蟀的聲音打破了沈寂。

加爾喬坐在爐子旁邊，餘燼未熄的紅光映照在他的臉上。卡明叔叔和顏悅色地在微笑……他真的會要他工作嗎？……

瑪利查蠕蠕靠牆鋪下了被褥。「大概，是替我預備的，」——加爾喬想。

「可見，不會趕我上街頭去了，今天用不着到什麼地方去露宿了。」

在隔壁房裏，卡明叔叔的女兒正在替父母和自己鋪床。放在窗台上的那盞燈微弱地閃耀着。火爐也在打瞌睡。疲倦佔據了加爾喬，主人剛一走出去，他就倒在鋪着氈斗篷的鋪蓋上。

「喂，晚安……托司科——怎麼樣？」卡明叔叔的噪音突然傳了出來。鐵匠從門裏望了望年青人，然後轉過身去，一個高高的，瘦瘦的，些微有點兒駝背的身體

在屋子裏看不見了，但還在喃喃地說：「喂，明天再見……一日之計在於晨……。」

年青人聽到主人嘴裏說着祝他晚安，愉快極了，甚至張惶失措地什麼也沒有回答出來。從沒有人向他祝過「晚安」的：連主人們，姊妹們，甚至於親娘也沒有過。在他短短的生命裏，第一次別人對他像親人似的說：「晚安，托司科……」而且就這樣叫他托司科，而不叫加爾喬。他感到溫暖而痛快，像是仁慈的父親的手在親切地撫摸着。後來他鼓起勇氣想要回答，但是卡明叔叔正在隔房大聲地說着話。「唉，我自己表現的多麼粗野呀！人家待我像親人，可是我連『晚安』也不會說……要不然，現在起來，把頭伸進小窗洞裏向隔壁房間對他們喊，『喂，諸位，晚安！』……」但是不，現在已經遲了，他們會笑他的。他舒適地躺在自己的氈斗篷上，對於自己非常不滿。

黑暗當中，在加爾喬疲倦的眼睛前面，出現了他以前的主人們：有一羣山羊的神甫馬特威，有拳頭那樣沉重的兇惡爺爺維耳可，最後還有那個肥胖的麻子強巴森。後來好像颼過一陣風似的他們全都看不見了，加爾喬又覺得善良的鐵匠卡明叔

● 強巴森，在此處是個譯名，保加利亞語，意即「重利盤剝的牲口販子」。